

漢晉道教儀式與古靈寶經研究

王承文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王承文 著

漢晉道教儀式與古靈寶經研究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漢晉道教儀式與古靈寶經研究 / 王承文著.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 - 7 - 5203 - 0091 - 9

I. ①漢… II. ①王… III. ①道教—宗教儀式—研究—中國—漢代—晉代
②道教—宗教經典—研究—中國—晉代 IV. ①B9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060639 號

出版人 趙劍英

責任編輯 李炳青

責任校對 季 靜

責任印製 李寡寡

出 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 編 100720
網 址 <http://www.csspw.cn>
發 行 部 010 - 84083685
門 市 部 010 - 84029450
經 銷 新華書店及其他書店

印刷裝訂 北京君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張 45.5
插 頁 2
字 數 858 千字
定 價 198.00 圓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營銷中心聯繫調換
電話：010 - 84083683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本書由2013年度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
後期資助重點項目資助出版

序　　言

漢魏兩晉無疑是道教創立和發展最為關鍵的時期。這一時期既奠定了道教發展最重要的基礎，同時也決定了道教兩千年來發展演變的基本趨勢。不過，迄今為止，國內外學術界將漢晉道教作為一個特定對象來研究的例子並不多見。究其原因，一方面與早期道教資料的匱乏以及相關道經年代的不確定性有關，另一方面也緣於漢晉本身就是道教研究中一個最具有爭議的時期。迄今為止，學術界對於這段歷史中的許多基本史實和基本問題都難以達成共識。然而，所有研究道教的學者大概都會同意，漢晉道教又是一個極為重要亦亟待進一步拓展和深入的研究領域。這不僅因為道教史研究中的許多基本問題，都可以在漢晉道教中找到源頭，而且也因為道教作為一種偉大的宗教，世界上任何一位對道教文化懷有溫情和敬意的人，應該都很希望瞭解道教最初究竟是在一種怎樣的基礎上產生、成長和發展壯大起來的。

本書所選定的“漢晉道教儀式”和“古靈寶經”，是兩個既各有其獨立性又具有深刻內在關聯的課題。道教儀式是道教存在和活動最主要的形式，也是道教信仰和教義思想的集中體現。《正統道藏》所收道教儀式類經典堪稱卷帙浩繁，而道教亦堪稱是一種儀式的宗教。我們認為齋戒制度就是漢晉道教儀式史研究最重要的起點和基礎。因為漢晉道教幾乎所有與儀式有關的問題都離不開齋戒制度。然而，迄今為止，漢晉道教齋戒制度卻還是前人關注和研究非常欠缺的問題。“古靈寶經”是指敦煌本陸修靜（406—477）編著的《靈寶經目》所著錄的一批早期靈寶經，其出世在東晉末年至劉宋初年。這批經典對中古以來道教的發展演變影響極其廣泛而深遠。我們認為，敦煌本《靈寶經目》就是古靈寶經研究最重要的起點和基礎。然而，近三十多年來，國內外學術界對於敦煌本《靈寶經目》

的出世、性質和內在結構等諸問題，卻形成了很不相同的認識，並進而直接影響了對中古道教史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研究。而本書就是在盡可能佔有歷史資料的基礎上，以專題研究的形式對以上兩大核心問題所展開的專門討論。

本書上編，是圍繞齋戒制度和定期齋戒制度對漢晉道教儀式的一系列基本問題的研究。

第一章，漢晉道教齋戒制度和神聖空間構建論考。本章共分三節，主要從三個方面討論漢晉道教齋戒儀式與古代國家祭祀制度的關係。第一節，論漢晉道教齋戒制度和神聖空間的來源——以道教“靜室”淵源和性質為中心的考察。本節側重於從制度的層面討論二者之間的淵源關係。早期道教“靜室”是一種極為重要的宗教性建築設施，也是道教徒日常宗教生活的神聖空間，對於道教齋戒儀式的發展影響非常廣泛和深遠。1987年，日本著名道教學者吉川忠夫先生發表了《靜室考》一文，對早期道教“靜室”的來源、結構和功能等，都進行了專門研究。他認為“靜室”最早源於西漢時期具有“請罪”性質的“請室”，後來則成為道教徒向神靈祈禱、懺悔以及實修某種道術的宗教性建築物。然而，我們經過研究認為，漢晉道教的“靜室”並非源於西漢時期具有監獄性質的“請室”，而是由先秦至兩漢儒家祭祀禮制中的“齋宮”“齋室”和“靜室”等宗教設施發展而來的。古代祭祀禮制中“齋宮”“齋室”和“靜室”等與道教“靜室”最主要的相通之處，就是它們都是特定的專門進行齋戒活動的場所。而儒家祭祀齋戒制度所具有的人神交通性質以及相關齋戒規範等，則直接影響了漢晉天師道以及其他道派齋戒制度的形成。自漢代以後，由於儒家祭祀齋戒制度已被道教和漢傳佛教所吸收借鑒，因而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靜室”實際上在儒道釋三教中都普遍存在。漢晉道教“靜室”還有大量其他名稱，對道教各種齋戒儀式的發展演變也產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響。而“靜室”以及其他名稱在道經中之所以如此大量而繁複地出現，就緣於古代國家祭祀制度自始至終都把祭祀前的齋戒劃分為“散齋”和“致齋”兩個階段，而“致齋”則必須要進入“齋宮”或“齋室”中齋戒，認為唯有如此，才能達到齋戒的本意，才能與神靈溝通，也才能超凡入聖。而漢晉以來的道教則嚴格地遵循了這一傳統。因此，從這種意義上說，漢晉道教齋戒制度與古代國家祭祀齋戒制度

之間具有一脈相承的關係。

第二節，漢晉道教神聖空間與齋戒儀式的起源和展開——以道教“靜室”和“齋堂”為例。本節側重於從“齋戒制度”的目的、功能和基本內涵來討論漢晉道教齋戒儀式與古代國家祭祀制度的淵源關係。宗教“神聖空間”往往又被稱為“儀式空間”。漢晉道教“靜室”和“齋堂”既是道教齋戒的場所，又是道教與神靈交接並最終超凡入聖的通道，因而就是道教最重要的“神聖空間”或“儀式空間”。而其最直接的來源就是古代國家祭祀制度。我們研究認為，東晉末年古靈寶經無論是其“神聖空間”，還是其“齋戒儀式”，在本質上其實都是對古代國家祭祀制度和漢晉道教的直接繼承和重要發展，與印度佛教“布薩”制度的影響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在古靈寶經之前，漢晉道教各派所提到的“齋戒”，其實也遠不只是一種“行儀前潔淨身心的齋法”，漢代《太平經》《老子中經》以及漢晉天師道，都已有非常完整而正式的“齋儀”。道教比較個人化的齋戒和“齋儀”一般就發生在“靜室”中，而集體性的儀式則發生在“治堂”或“齋堂”中。因而漢晉道教包括古靈寶經各種齋戒儀式的制定，在極大程度上就是依託這種特定的“神聖空間”而進行的。古靈寶經一方面直接繼承了漢晉天師道的“靜室”制度和相關“齋儀”；另一方面又與漢晉天師道“治堂”屬於道民大規模集會的場所不同，其“齋堂”卻屬於道士舉行集體性齋戒儀式的場所。古靈寶經在“儀式空間”上明確劃分為“靜室”和“齋堂”兩部分。自南北朝初期以來開始大量出現的“道館”，既是道士舉行集體性齋戒儀式和修煉的場所，又是隋唐道教宮觀的前身。而南北朝時期的“道館”，就是以“靜室”與“齋堂”的結合為基礎而形成的一種特定的宗教建築設施，并因此在早期道教發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而特殊的意義。

第三節，從齋戒規範論古代國家祭祀對漢晉道教的影響。古代國家祭祀禮制對齋戒規範有極其嚴格而明確的規定，而這些規定對早期道教齋戒制度的形成包括相關戒律條文的制定，也產生了十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然而，由於古代國家祭祀制度和早期道經對其齋戒規範的記載都非常分散，尤其是早期道教對其齋戒規範具體來源的記載很不明確，致使國內外學術界對這一重要問題的認識似乎還相當有限，甚至還存在不少誤區。因此，我們在廣泛蒐集早期道經材料的基礎上，以齋戒制度的相關規範為中

心，從多方面討論了早期道教齋戒規範與古代國家祭祀制度之間的淵源關係。早期道教與古代國家祭祀制度之間的關係，一直也是中外道教學術界關注和討論的熱點之一。在以往的研究中，國外學術界更多地強調了二者之間的對立關係。我們認為中國古代國家的祭祀制度，除了血牲獻祭環節之外，實際上還包括齋戒制度以及與神靈交通的觀念和相關儀式等多方面的內容。而早期道教所試圖摒除的，其實主要是與其核心信仰相矛盾衝突的內容，即有關對神靈的酒肉血牲獻祭。至於古代國家祭祀中的齋戒制度以及與神靈交通的禮儀等等，則是早期道教齋戒制度和“齋儀”極其重要的來源。也正因為如此，漢晉道教齋戒制度所貫穿的神學理論和基本內涵，主要是以本土宗教傳統為基礎而形成的。

第二章，漢晉道教定期齋戒制度淵源及其與佛教關係論考。道教和佛教各自都有其完善的定期齋戒制度，並成為其宗教日常生活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然而，由於二者的某些具體齋戒日期相同，因此，究竟是道教影響了佛教，還是佛教影響了道教，就成為近數十年來國際學術界共同關注的重要課題。我們認為，探討早期道教定期齋戒制度的淵源，不宜只是將佛道二教某些具體齋戒資料的出世先後以及具體日期的異同等，作一種簡單的和現象的比較，而應該將這一重要問題放在古代中國和印度宗教文化更加廣闊的歷史背景中，一方面對道教定期齋戒制度的具體內涵作更加完整而深入的理解，另一方面則對其形成發展的過程作更加系統而徹底的研究。我們認為漢晉時期最為典型的道教定期齋戒，主要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與陰陽五行等思想相關聯具有週期性的特定齋戒日期的確立；二是在齋戒期間來自天界或人體內部神靈對世人功過的定期考校，並以此決定世人的禍福和壽命長短；三是修道者在齋戒期間必須在特定的齋戒場所——“靜室”內齋戒，檢視和懺悔自己的罪過，以此求得上天神靈的赦宥並得道成仙。我們研究認為，古靈寶經“八節齋”等定期齋戒制度，主要是在漢晉道教齋戒制度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其最早的淵源則是《禮記·月令》等所代表的先秦秦漢國家祭祀制度。而新出的戰國楚簡《三德》篇等則證明，古靈寶經以及中古道教每月數天的齋戒，其淵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漢代《太平經》和《老子中經》奠定了道教“八節齋”以及其他定期齋戒最重要的思想基礎和制度基礎。而東晉中期的上清派及其經典則對古靈寶經定期齋戒制度的形成具有最直接的影響。

而且無論是古代國家祭祀制度還是早期道教，其定期齋戒制度始終貫穿着中國傳統的齋敬神靈觀念和陰陽五行的宇宙論，與早期印度佛教“布薩”制度等存在一系列根本性的差異。至於魏晉以來以“月六齋”為代表的本土佛教定期齋戒制度的確立，恰恰是印度佛教“中國化”最典型的表現形式之一。本章共分四節，比較完整而系統地討論了道教定期齋戒的淵源及其在漢晉時期的形成和發展，揭示古代國家祭祀齋戒與早期道教齋戒制度之間的內在關係，並從一個具體方面證明本土齋戒制度對漢晉佛教的深遠影響。

本書下編，是圍繞敦煌本《靈寶經目》對古靈寶經一系列基本問題所展開的討論。

第三章，敦煌本《靈寶經目》與古靈寶經分類及其內在關係考釋（上）。敦煌本陸修靜《靈寶經目》的成立時間和內在結構等問題，是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的焦點。近三十多年來，對於究竟是按照敦煌本《靈寶經目》現有著錄狀況，將古靈寶經劃分為“元始舊經”和“新經”，還是按照這批經書各自最尊崇的經典和主神，以及有無“三洞經書”觀念等方面的差異，將它們重新劃分為“元始系”靈寶經和“仙公系”靈寶經，國際學術界一直有非常不同的看法。與此相關聯的主要問題有二：一是現存敦煌本《靈寶經目》中“元始舊經”和“新經”的劃分，究竟是保留了古靈寶經問世之初的本來面目，還是陸修靜已經作過重大修改和調整；二是這批古靈寶經的作者，究竟是均屬於東晉末年至劉宋初年的江南“葛氏道派”，還是分別出自“葛氏道派”和天師道（或稱“天師道三洞派”）這樣兩種差異很大的道派。也正因為如此，有關古靈寶經的分類問題，既直接關係到對古靈寶經文本的解讀和根本教義思想的把握，亦直接關係到對中古道教史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研究。而這一問題既是近年來國際學術界相關研究最基本的出發點，亦是導致大量學術分歧和爭論的主要根源。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討論古靈寶經中《靈寶赤書五篇真文》與《道德經》的關係；第二節討論古靈寶經“元始舊經”和“新經”的主神觀念及其內在關係；第三節討論“元始舊經”和“新經”與“三洞經書”思想的關係。我們研究認為，現存敦煌本《靈寶經目》中“元始舊經”和“新經”的劃分，反映了古靈寶經問世之初的本來面目，陸修靜

並未作過任何修改和調整。由於“元始舊經”和“新經”在其最尊崇的經典和主神，以及“三洞經書”觀念等一系列根本性教義思想上，二者其實都具有完全一脈相承的關係，因此，《靈寶經目》所著錄的所有古靈寶經，均屬於“葛氏道派”在不同時期所創作。我們還認為，學術界除了關注古靈寶經之間的某些個體差異之外，還應該更加重視古靈寶經教義思想的統一性和連貫性。

第四章，敦煌本《靈寶經目》與古靈寶經分類及其內在關係考釋（下）。本章亦分為三節，繼續從敦煌本《靈寶經目》討論古靈寶經的分類及其內在關係。第一節，靈寶“步虛”儀的起源與古靈寶經分類論考——以《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為中心的考察。《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是一部近數十年來備受國際道教學術界關注的經典，其原因之一即與當前國內外學術界對古靈寶經分類問題的討論密切相關。對於該經究竟屬於“元始舊經”還是“仙公新經”，學術界亦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們研究認為，《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作為最早問世的“元始舊經”之一，其靈寶“步虛”儀的最初形成，就貫穿了《靈寶赤書五篇真文》的核心信仰，並且與“元始舊經”所確立的“靈寶齋法”具有不能分割的關係。該經最尊崇的經典是《靈寶赤書五篇真文》，最尊崇的主神是元始天尊。而其相關內容又對較後出世的“新經”產生了深刻影響。從該經的文本結構來看，也不存在後人根據“仙公新經”重新續寫的可能。也正因為如此，敦煌本《靈寶經目》現有的“元始舊經”和“新經”的分類，保持的就是古靈寶經問世之初的面貌，陸修靜對此並未作任何修改。而“元始舊經”和“新經”亦均屬於“葛氏道派”在前後不同時期所創作。

第二節，敦煌本《靈寶經目》與古靈寶經分類時間邏輯問題以及相關經典歸屬論考。國內外都有研究者提出，應該按照古靈寶經“元始系”和“仙公系”原有的“教理上的出世時間”即“時間邏輯”，來對敦煌本《靈寶經目》所著錄古靈寶經的歸屬作重新劃分。強調“元始系是元始天尊在上皇元年說教的經典”。而“仙公系《靈寶經》被稱為‘新經’，是由於認為仙公系《靈寶經》都是葛仙公在天台山從太極真人那裏授得的新的《靈寶經》”。然而，我們研究認為，無論是“元始舊經”還是“新經”，其創作者其實都沒有真正遵循特定的“教理上的出世時間”

即所謂“時間邏輯”。而在“元始舊經”中，遠古劫運時期的宗教神話其實也可以同“葛玄”和“張道陵”以及“古靈寶經”創作時代的人間事物融合在一起。雖然古靈寶經也試圖用大乘佛教的“本行”等觀念來解釋這種現象，但是我們認為其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元始舊經”和“新經”在本質上其實都是東晉末年至劉宋初年“葛氏道派”所創作的經典。因此，如果我們今天依據特定的“時間邏輯”來對古靈寶經進行重新分類，或者進一步將它們歸結為不同的道派，可能既不真正符合古靈寶經本身對“元始舊經”和“新經”兩種經典性質的界定，也不太符合自陸修靜以來道教對這兩種經典的說明。

第三節，古靈寶經“元始舊經”和“新經”出世先後考釋——以《太上洞玄靈寶真文要解上經》和《太極左仙公請問經》為例。中外研究者一般都認為，古靈寶經“元始舊經”在東晉隆安年間（397—401）開始問世，而“新經”的出世一般要比“元始舊經”稍晚。然而近年來，一部分研究者則提出了與此完全相反的結論。對此，我們以《太上洞玄靈寶真文要解上經》和《太極左仙公請問經》兩部“新經”為基礎，從宗教文獻學和道教教義思想的傳承等方面，對“新經”與“元始舊經”的關係作了更加專門而具體的考察，進一步證明古靈寶經“新經”一般都要比“元始舊經”晚出。我們認為，討論“元始舊經”和“新經”出世先後問題，除了關注古靈寶經之間的某些個體差異之外，還應該更多關注這兩批經典在教義思想等方面的內在聯繫。因為無論是“元始舊經”還是“新經”，二者在一系列具有根本意義的教義思想上恰恰又是相同或相通的，其中包括《靈寶赤書五篇真文》的核心信仰、以“元始天尊”為核心的神靈體系、靈寶齋法儀式、以“三洞經書”為核心的經教體系、大乘度人的觀念，等等。而這些既構成了古靈寶經最核心的內容，同時也決定了古靈寶經在中古道教各種經系中最獨特的品質。而這些內容恰恰又是由多部特定的“元始舊經”所開創並確立起來的。至於較後出世的“新經”對此則加以完整的承襲和進一步發展，並進而對中古以來道教的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第五章，陸修靜對古靈寶經的整理及其道教信仰轉變論考。第一節，敦煌本《靈寶經目》與古靈寶經出世論考——兼對古靈寶經出世時間下限的考定。陸修靜是最早整理古靈寶經的道教宗師，他於劉宋元嘉十四年試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437) 編撰的《靈寶經目序》和《靈寶經目》，是我們研究古靈寶經出世問題最重要的歷史資料。其《靈寶經目序》仍保存在北宋張君房編纂的《雲笈七籤》中，而其《靈寶經目》則長期失傳。1974年，大淵忍爾通過對敦煌文書P.2861號和P.2256號宋文明《靈寶經義疏》的拼合和研究，恢復了長久佚失的《靈寶經目》。然而，陸修靜一生編纂過兩個重要經目，除了《靈寶經目》之外，他還在泰始七年（471）奉宋明帝敕命編成了《三洞經書目錄》。長期以來，對於敦煌本《靈寶經目》究竟是元嘉十四年的經目，還是屬於《三洞經書目錄》中洞玄部靈寶經的目錄，國際學術界一直都有很大的分歧和爭議。而敦煌本《靈寶經目》的成立時間，首先直接關係到古靈寶經創作在時間上的下限，即古靈寶經的出世究竟是在東晉末年至劉宋初年，還是主要集中在劉宋中後期；其次則關係到陸修靜本人或者“其身邊的道士們”究竟是否直接參與了古靈寶經的創作。而對以上問題的不同回答，將使中古道教一系列重要問題的研究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我們通過對敦煌本《靈寶經目》形成過程及其內在結構的考察，認為這部經目與古靈寶經最核心的教義思想具有高度的連貫性。而現存《靈寶經目序》和敦煌本《靈寶經目》，則屬於兩種具有內在關聯而且相互高度依存的文本。因此，陸修靜《靈寶經目序》所說的《靈寶經目》，其實就是指現存敦煌本《靈寶經目》。而敦煌本《靈寶經目》亦證明，在元嘉十四年陸修靜整理古靈寶經之前，所有古靈寶經均已出世。陸修靜本人及其身邊的道士們都屬於古靈寶經的信奉者，並未直接參與過古靈寶經的創作。同時，我們還認為“元始舊經”和“新經”均為“葛氏道派”所創作。該經目中“元始舊經”和“新經”的劃分，保存的就是古靈寶經問世之初的本來面目。陸修靜並未“變更”相關古靈寶經的歸屬。

第二節，陸修靜道教信仰從天師道向靈寶經轉變論考——以陸修靜所撰《道門科略》為起點的考察。歷史上不少道教宗派都將陸修靜尊奉為祖師之一。自近代以來，中外學術界對陸修靜的道派歸屬也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一是根據其所撰《道門科略》，將其直接判定為天師道道士（或稱之為“南天師道”開創者、“天師道三洞派”道士）；二是依據陸修靜其他著作與“古靈寶經”的密切關係，而將他劃歸為靈寶派（或稱“靈寶經派”）；三是根據唐宋時期有關上清經法傳授譜系，將他歸結為上清派

宗師。明代《正統道藏》和敦煌遺書保留有陸修靜著作共八種，其中《道門科略》專門闡述天師道的宗教傳統、制度和教義思想。而陸修靜的其他所有著作，則基本上是在大量直接徵引古靈寶經的基礎上編撰而成的，其教義思想與《道門科略》形成了重大差別。正因為如此，我們認為《道門科略》反映了陸修靜早年的天師道信仰。而陸修靜的其他著作，則代表了其道教信仰從天師道向靈寶經的重大轉變。至於陸修靜在道教史上作為上清派宗師身份的出現，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唐代李渤《真系傳》人為塑造的結果。我們還認為陸修靜這種思想恰恰來源於古靈寶經中。在中古道教所有宗派和經系中，唯有古靈寶經最廣泛地吸收了漢晉時期各種文化宗教傳統，其中包括天師道、上清經、三皇經、大乘佛教、漢代讖緯和老莊道家思想等等，以至於古靈寶經不同於歷史上任何一種獨立的經系或道派。古靈寶經一方面試圖將這些來源各異的內容整合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另一方面卻又極力突出古靈寶經本身的獨尊地位。除了《道門科略》之外，陸修靜的著作既融攝了各種道派的內容，同時又強調古靈寶經的獨尊地位，其中貫穿的恰恰是古靈寶經的教義思想。也正因為如此，從中古道教經教體系的構建以及古靈寶經在其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等方面，我們可以重新認識陸修靜及其著作在道教史上的地位及其深遠影響。

目 錄

序 言 (1)

上 編

第一章 漢晉道教齋戒制度和神聖空間構建論考 (3)

第一節 論漢晉道教齋戒制度和神聖空間的來源——以道教

“靜室”淵源和性質為中心的考察	(3)
一 引言	(3)
二 早期天師道“靜室”與漢代“請室”和“靜室令”的差別	(5)
三 先秦至魏晉祭祀齋戒制度與“齋宮”“齋室”和“靜室”的來源	(13)
四 漢晉道教“靜室”和“齋室”與齋戒制度的關係	(29)
五 漢晉道經所見“靜室”其他名稱及其與齋戒制度的關係	(36)
六 對漢晉道教“靜室”兩個相關問題的再討論	(75)
七 結語	(86)

第二節 漢晉道教神聖空間與齋戒儀式的起源和展開——以道教

“靜室”和“齋堂”為例	(87)
一 引言	(87)
二 古代國家祭祀中的“齋宮”和“齋室”與漢晉道教“靜室”在交通神靈功能上的相通	(90)

三 古代國家祭祀齋戒和早期道教齋戒中的“守靜”與 “靜室”名稱的來源	(102)
四 從“靜室”看漢晉道教“齋儀”的起源和展開	(120)
五 古代國家祭祀與古靈寶經集體性齋戒儀式的來源	(138)
六 從早期天師道“治堂”到古靈寶經“齋堂”: 道教集 體性“神聖空間”的重要轉變	(149)
七 結語	(170)
第三節 從齋戒規範論古代國家祭祀對漢晉道教的影響	(171)
一 古代祭祀齋戒類型和“沐浴”規定對早期道教的影響 ...	(172)
二 古代祭祀齋戒禁酒肉和“葷辛”等規定對早期道教的 影響	(176)
三 古代祭祀齋戒對男女性關係的規定及其對早期道教的 影響	(199)
四 古代祭祀齋戒遠離“穢惡”的規定對早期道教的影響 ...	(206)
五 後論	(214)
第二章 漢晉道教定期齋戒制度淵源及其與佛教關係論考	(223)
第一節 古代國家祭祀與漢晉道教定期齋戒制度的淵源——以 “八節齋”來源為中心的考察	(223)
一 引言	(223)
二 《禮記·月令》等所見祭祀齋戒與“八節齋”最早 的淵源	(226)
三 古代國家“八節之日”祭祀和齋戒的社會影響	(234)
第二節 《太平經》與早期道教定期齋戒制度來源論考——以 道教“八節齋”為起點的考察	(237)
一 《太平經》與古代國家“八節之日”祭祀和齋戒的 關係	(238)
二 《太平經》與道教“八節之日”修齋的早期形態	(244)
三 《太平經》與道教神靈的定期考校及其思想來源	(249)
四 《太平經》與神靈定期考校內容以及齋戒悔過的應對 方式	(264)

五 《太平經》與“晦朔弦望”作為道教定期齋戒日期的 淵源	(275)
六 結論	(283)
第三節 從“八節齋”論漢唐道教定期齋戒制度演變	(285)
一 漢代《老子中經》與“八節齋”等定期齋戒制度	(286)
二 東晉南朝上清派的“八節齋”以及定期齋戒制度	(292)
三 古靈寶經對漢晉道教“八節齋”的繼承和發展以及 影響	(304)
四 結語	(317)
第四節 漢晉道教定期齋戒與佛教“布薩”制度關係論考	(318)
一 早期印度佛教“半月半月布薩”制度及其內涵	(319)
二 六朝漢譯佛經所見每月“布薩”次數差異及其原因 辨析	(323)
三 中國本土定期齋戒與佛教“布薩”制度根本性差別 辨析	(329)
四 中國佛教在家信徒“月六齋”與本土齋戒制度的關係 ...	(335)
五 《增壹阿含經》等漢譯佛經“月六齋”神靈考校與道教的 關係	(346)
六 後論	(361)

下 編

第三章 敦煌本《靈寶經目》與古靈寶經分類及其內在關係 考釋（上）	(369)
第一節 古靈寶經中《靈寶赤書五篇真文》與《道德經》的 關係論考	(369)
一 引言	(369)
二 敦煌本《靈寶經目》與古靈寶經兩種分類法的由來	(370)
三 古靈寶經中《靈寶赤書五篇真文》與《道德經》的 關係	(373)

四 餘論	(392)
第二節 論古靈寶經“元始舊經”和“新經”的主神觀念	(395)
一 “元始舊經”中的主神“元始天尊”及其表現方式	(397)
二 古靈寶經“新經”中的“元始天尊”以及主神觀念	(412)
三 古靈寶經“新經”中的“天尊”“元始”“元始天王”和“太上虛皇”等與主神的關係	(418)
四 研究古靈寶經主神觀念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427)
第三節 論“元始舊經”“新經”與“三洞經書”思想的關係	(431)
一 “元始舊經”與道教“三洞經書”觀念的創立	(432)
二 古靈寶經“新經”對“三洞經書”觀念的繼承和發展	(445)
三 對中古道教“三洞經書”思想研究中幾種主要觀點的辨析	(451)
四 結語	(456)
第四章 敦煌本《靈寶經目》與古靈寶經分類及其內在關係考釋（下）	(458)
第一節 靈寶“步虛”儀的起源與古靈寶經分類論考——以《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為中心的考察	(458)
一 引言	(458)
二 從靈寶“步虛”儀的起源看《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分類歸屬	(460)
三 《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最尊崇的經典辨析	(477)
四 《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所尊崇的最高神靈辨析	(484)
五 對《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中大量內容來自“仙公新經”觀點的辨析	(492)
六 餘論	(500)
第二節 敦煌本《靈寶經目》與古靈寶經分類時間邏輯問題以及相關經典歸屬論考	(503)
一 引言：古靈寶經分類“時間邏輯”問題的由來	(503)